

清代康熙四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康熙皇帝于第四次南巡中，第三次来到济南。此次南巡，皇太子胤初、皇四子胤禩、皇十三子胤祥侍驾随从。是日，康熙乘辇由西门入城，至山东巡抚署中观珍珠泉，午宴后出南门观趵突泉，晚驻蹕长清县黄山店(今济南市市中区陡沟街道黄山店村)。

皇四子胤禩就是20年后继位的清世宗雍正皇帝，为了简便，本文称之雍正。雍正此次济南之行应其父康熙之命，按其指定的韵脚，写了两首诗，七律五律各一(五律中的注亦为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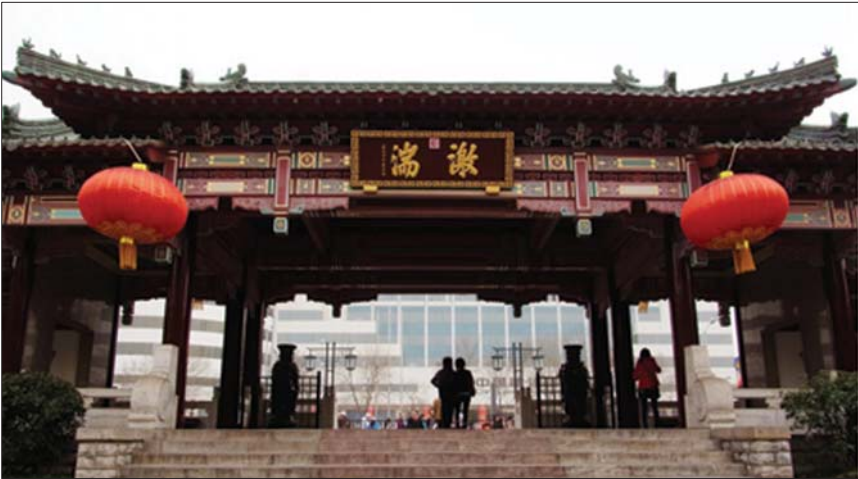
《趵突泉应制(限七阳韵)》
历下重临羽旆扬，名泉漾漾丽池光。
拂开玉镜涵天影，看涌银涛喷雪香。
睿藻昔曾悬日月，恩辉今又照沧浪。
温然乳液通灵脉，派引阳和浩劫长。
《珍珠泉应制(限八庚韵)》
珍珠旧有名，官署一泓明(泉在巡抚署内)。
似沸光靡定，无风浪自平。
流长知物润，源洁觉心清。
两度邀宸赏，澄泓荷宠荣。
第一首诗中“睿藻”指泉上石碑铭刻的康熙前两次驾幸时的题诗题字；“派”指泉流；“阳和”指温暖和畅的春天阳气，亦借指春天；“浩劫”指极长的时间，佛经谓天地从形成至毁灭为一大劫。末句正是此时初春泉景的写照，可译作“泉流率引来浩荡的春光”。

康熙在济南城西南约30里的黄山店驻蹕后，书“源清流洁”四大字，令悬趵突泉，书“润物”二大字，令悬珍珠泉。雍正第二首诗中的“流长知物润，源洁觉心清”即源于此。

康熙第一次巡幸济南(二十三年十月初八日)，赏罢趵突泉后，由西门入城，登南门城楼后出城，未观珍珠泉。第二次巡幸济南(二十八年正月十六)，和这一次，则驾临珍珠泉上，所以雍正诗中云“两度邀宸赏”。

是日，当地父母官历城(山东省治、济南府治所在)知县管承宪、长清知县崔锡荣先后前来觐见康熙。“澄泓荷宠荣”意思是泉水既清且深，如承载着圣君赐予的恩宠和荣耀，但“宠荣”二字却一并将管崔二人姓名的末字嵌入，这恐不是巧合，而是有意为之，只是后人若不知道这一历史的细节，则无从领悟雍正诗的匠心妙造。不过，该诗“泓”字似无谓重复，且“泓”与韵脚属同一韵部，此亦为格律诗之忌，被称作“挤韵”或“犯韵”。这算是美中不足吧。

长清知县崔锡荣觐见，须是康熙已驻蹕长清县境。由此以及康熙书“源清流洁”“润物”的时间，便可知雍正诗应作于当夜或以后一两天内，而不是临泉应命，



雍正题诗趵突珍珠二泉

□周长风



明府城史话

投稿邮箱:lixiazuoxie@163.com

出口成章。

雍正在位的13年间，从不外出巡游，甚至连承德避暑山庄都未去。还是皇子时，倒曾多次随康熙出巡，但也很少吟咏沿途风景名胜。这次来济南，若不是康熙有命，极有可能就不会作趵突珍珠二泉诗。所以这两首诗对济南特别是泉文化来说，幸运得之，弥足珍贵。

据乾隆《清朝通志》、乾隆《历城县志》、道光《济南府志》记载统计，道光年之前济南城内的康熙墨迹碑刻有74方之多。至1919年，《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历城县”之“金石”条记载，康熙御碑其时还有62方。而今唯有康熙第一次来济南为趵突泉所题“激湍”碑，历劫独存，现立于趵突泉池北侧泺源堂北墙下。

御书“激湍”问世64年后，雍正之子乾隆皇帝东巡，于乾隆十三年三月初四日驾至济南，临赏趵突泉；初七日又赏趵突泉，作七言古诗《再题趵突泉》。这首诗被刻于“激湍”碑的阴面。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济南的导游们称这碑是“双御碑”，这座碑也成为济南人向外

地宾客炫耀的“镇园之宝”，“看！祖孙两代皇帝对同一景致的题诗题字墨迹摩勒一碑，这在全国的名胜古迹中怕没有第二处吧？”

那当时为什么一反常规，不另立新碑呢？这绝非地方官员敢自作主张的，必是乾隆的旨意。

乾隆初四日第一次临赏趵突泉时，曾作五律《恭依皇祖趵突泉诗韵》，起笔写道“穹碑瞻圣藻，古寺驻春旂”。“穹碑”“圣藻”即指“激湍”碑，从中隐约可见此意生发之端倪。再者，这种“双御碑”并非如导游们所言“独此一处”。不过，趵突泉的“双御碑”相比较是最早的。大概这源于乾隆瞻仰“激湍”碑时的灵光一现吧：康熙最宠爱乾隆，而乾隆亦最崇拜皇祖。此碑堪称独出心裁，别具新意。

因“激湍”碑年岁已久字迹不清，“文革”中又毁失碑帽，且紧靠泺源堂后墙，不利于寻览，1995年春，趵突泉公园复制了一通更高大的“激湍”碑，立于趵突泉东来鹤桥南的游客必经之处。

康熙对趵突泉、珍珠泉钟爱之情异乎寻常，除“激湍”外，第三次来济还为趵突泉题写“源清流洁”四字；第一次和第三次分别赋诗《趵突泉》《趵突泉留题源清流洁四字》。康熙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来济分别为珍珠泉题字“清漪”“作霖”“润物”，第二次赋诗《观珍珠泉并序》。

乾隆为趵突泉写了两首诗，为珍珠泉写了一首诗《珍珠泉》，御诗原碑今日尚立于珍珠泉北侧。

综上，康熙乾隆祖孙三代皇帝俱为趵突珍珠二泉留题诗篇，不知这种尊荣在全国除皇家官苑还有第二份吗？我想，倘若分别在趵突泉、珍珠泉建立镌刻康熙乾隆诗篇的“三御碑”，岂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创举，必将誉传百世，声播万里。

【城市记忆】

老济南的公交车

□吕允山

记得上世纪60年代，济南街头上行驶的几辆公交车几乎都是由解放卡车改装的，大红的车身白色的车顶棚，车头凸着一个大大的肚子，车座是木条钉制的，硬得直硌屁股，人们管它叫“大鼻子车”。公交线路也仅泉城路、大纬二路、经四路等那么几条，人们出行多是靠两条腿去丈量路程，极不方便。

说起当年公交车的不方便，记得有一年冬天，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我，因开会错过了单位班车，只好从位于葛家庄的工厂步行回县东巷北口的家。当时天黑路滑，风雪扑面，路两边全是白茫茫的田地，空寂无人。自己壮着胆一路西行，走了九十多分钟，摔了三个倒，磕瘪了饭盒，摔疼了膝盖。待回到家中时，已冻得说不出话，雪人似的站在屋中，两行“冤”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心疼得老妈又是灌烫壶，又是盛热粥的。打那以后只要到了班车发车的时间，管他什么开会、活动，提起兜来就往外走，谁也别想拦我，要不你就把我送回家去。其实单位班车也只是送到解放桥，从解放桥到县东巷还有好大一段路要跑呢！

直到上世纪70年代，在济南才见到那种平头的公交车，颜色也单调得很。

印象很深的是1973年，我在大明湖路看到一群外宾游览大明湖(那年代在济南市很少有外国人士)，所以都尊称外国游客为“外宾”，乘坐的一辆广州大客车停在路边，这车真是漂亮呀，淡淡的豆绿色清新明亮，圆润优美的车身，宽敞明亮硕大的弧形前车窗，车座子上都蒙着洁白的座套，啧啧，高端大气上档次。“人家这叫大轿子车，车座都是沙发的。”我炫耀地向大伙描述着，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引得小伙伴们那几天没事就往大明湖跑，想亲眼目睹广州大客车尊贵的美丽容颜。

1976年，听说泉城路、解放路一线要建济南第一条无轨电车，高兴得我不得了，就盼着再也不用大老远地跑到解放桥去赶班车了。那时每天在解放桥下了班车都要看一看工程进度，看那身着棕色西服大衣勘察现场指导施工的工程师，金丝眼镜，白皙的面容，大背头不时地用手捋一下垂在眼前的长发，帅气地甩一下头；看施工的工人们竖起了一根根的电线杆，又架上了一股股的铜缆；看那辆大红的载着一个电动平台的维修车在泉城路上边走边整理着空中那两条平行的线缆，当时还想：这电缆也没有个外皮，任由铜线这样裸露着，赶上下雨下雪的还不漏电啊？那电车是不是也会漏电？想想还真让人惴惴不安。尽管担心可还是盼望着那拖着大辫子的电车早日运行。经过将近一年的施工，终于看到了漂亮的电车，高擎着那两条大辫子在身边驶过。1路电车建成通车那天的庆祝仪式隆重热烈，马路两旁挤满了想一睹电车芳容的市民，济南的电车建设当时还创造了“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建成、当年通车”的全国纪录。1977年元旦放假过后去上班，第一次坐上无烟无味、平稳舒适的电车，这一路打心眼里想唱歌。

【影像老济南】

□撰文供图 陈强

迎仙桥与永镇门



旧时济南城防由两道城墙构成，内城墙为明洪武四年修筑的府城墙，外城墙为清同治年间修筑的圩子墙。图片中展示的是清末济南圩子墙西门永镇门及永镇门外的迎仙桥。

济南南依群山，北靠小清河及黄河，使得济南城从南北方向出城都不便利，西门成为济南出城进京及通往外省的必经之地，西门道也成为济南与京城之间相互来往的官道。明代诗人王象春就有“古道朝京踏作河，寒泉无奈热肠何。东门一样垂官柳，只是西门送客多”的诗句。西门外官道形成于明代，东起西门外估衣市街(今共青团路东段)，经筐市街、花店街、迎仙桥街至永镇门外馆驿街。据明末崇祯《历城县志》记载，当时济南的集贸市场绝大多数都集中在这条官道周围的西关地区，有粮市、菜市、藕市、柴市等大大小小的市场十余处。

西关地区历史上不仅是济南的贸易繁华之地，其战略地位也相当重要。照片中的迎仙桥和永镇门即为西关官道上的重要防御节点。迎仙桥旧名“迎恩桥”，明正德十五年创建，桥长十四米，宽五米，为三孔石拱桥。民国《续修历城县志》中称其“当省城孔道，北走燕冀，东连齐鲁，为济南咽喉重地”。永镇门为同治四年修建，城楼高三丈，内部为两层，城楼向外有四排共十六个箭孔，比济南其他圩子城门楼都要高大。

永镇门最终在济南战役中被炸毁，济南的圩子墙也成为了历史。迎仙桥于上世纪60年代改为混凝土板桥，而以迎仙桥命名的迎仙泉作为济南城区最西部的取水点，则成为近年来济南的一处新亮点。